

西德聯邦總理

阿德諾傳



關德懋譯

包爾瑪爾原著

西德聯邦總理——阿德諾傳

實價新台幣貳拾伍圓整

著者 包爾·魏瑪爾

譯者 關德懋

出版者 拾穗月刊社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印刷者 高雄煉油印刷廠工場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初版

拾穗
譯叢
禁止
翻印

西德聯邦總理

康若德·阿德諾傳

包爾·魏瑪爾著
關德懋譯

西德聯邦總理康若德·阿德諾 (Konrad Adenauer) 傳，於 1955 年年底發刊問世，成為戰後德國之名著。原因並不僅是其人其事之足以流傳千古。作者包爾·魏瑪爾 (Paul Wimmer) 以傳神的筆調，描寫偉大人生之悲歡離合，浮沉升墜，而又處處不離時代背景，歷史實錄，使讀者不知不覺中領會五十年來，兩次大戰的德國史實，恍如一部傳奇。現代風行一時的迴憶錄，自傳等著作，似乎相對遜色。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八日譯者謹識於天母寓廬。



S9003190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八日 星期日 德諾先生逝世。

風雨一和，雨止而風，自新著書，時年時捷，難也。

不味不愛中，會五十年來，而大得，國史實，對味一，新著書。更外

「我有一個願望：人們透視過目前時代的塵霧，有朝一日會說到我已盡了我個人所應盡的責任」。

阿德諾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

——孟子——

東普蘇·阿德諾

西德聯邦總理



諾德阿·德若康



像肖的年1950.1930.1917.1906在諾德阿，變轉的貌面

西德聯邦總理

康若德·阿德諾傳

第一章 幼年時代嚴肅的萊茵天主教公務員的家庭

『總理先生有請！』這時候，作者到了波昂，等候總理先生的接見，爲的要搜集康若德·阿德諾傳記的資料，我那時並不以爲這一件工作有什麼困難。他縱不是現德國唯一最負名望的，也是最負名望之一的人物。數十年來，他的政治生活總是佔據了明顯的一面，認識他的人羣社會又異常廣泛，他的豐富而波動的生活，幾乎囊括了三個時代，盛衰升墜，歷歷如繪，傳記的作者應該可以左右逢源，取捨不盡。這是作者在1953年五月來到波昂的感想。

結果大謬不然。總理先生的一生和他的面孔一樣，令人捉摸不透。當然，有不少人認識他，究竟知道他的事實又有多少？一些細微末節，近於真象特徵的言情表露，一切一切，只能對於他悠久的一生作片段的報導。

尤其是外界對於總理的月旦，更成尖銳的對比。美國的『生活』雜誌尊之爲1953年的『時代人物』，認爲他盡力于歐洲統一，功不可掩，同時蘇俄的『真理報』、『消息報』，攻擊他爲『天字第一號的公敵』，『向金元帝國主義出賣德國青年的鮮血』，罪無可逭。

不僅世界輿論如此，就在波昂一隅，即令是他的僚屬群中，對於他，也有各種不同的正反意見。歸納起來，由『狐狸祖宗』的混號到『基督教政治人物代表』的尊崇，層次迭出。有一派的意見，認爲他是：典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角色，陰鷲，虛榮，心腸冷如水鐵，視人群如工具，任其利用，任其淘汰，絕無姑息。由此而編成一段以六種類似的內容傳聞遐邇的小故事：有一天，波昂官府盛宴賓客，天氣悶熱異常，主客都站起來，疏散一會兒，桌上陳列的水糕（點心）都融化了。總理先生忽然在一位法國貴賓的身旁坐下來。瞧！不到五分鐘，這位貴賓面前的水糕重又凝結起來。好一個能走動的冷藏庫！

力一派人對此意見，立刻加以反駁：認為說這種話的人，都是不認識阿德諾的爲人，不知道他外表冷如水鐵，裡面潛藏慈惠。當然，不是一種矯揉造作的溫和脾氣，而是一種嚴肅公正的慈惠，可以說是基督博愛的真諦。這一班他的朋友們並不敘述小故事，只直敘這位七十九歲的老人，工作如何繁重，夙興夜寐，盡瘁於全民的事務。

如何辨白是非真偽？只有總理先生一生的經歷可以提出答案。所以我直接寫信給他，而且也深深了解：阿德諾的傳記，如果得不到他本人的通力合作，將不可能是完整的。

女秘書開門，說聲『請』，我踏進了他的辦公室，一間長方形而軒敞的屋子，總理先生坐在屋子的另一角，寬廣的寫字檯後面，連忙站起來，走向前來。第一個印象：樸實而堅定的風度，因衣着玄黑，步履安詳而更顯著。寒暄握手以後，隨即讓坐，彼此面對面坐在一張大圓桌的兩邊。

『您願寫一寫我一生的經歷？』他首先打開話頭。『不過，我始終過着一種很簡單的生活，我真不知道，實際上有甚麼可以寫的。』我注視着他：顴骨寬廣，額頭隆起，眼角細長，藍灰色的眼珠，正冷靜地對我凝視。『您對我的傳記，有何想法？』

我感覺到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萬一有任何事物足以撼動這位老人，把他的一生事蹟公諸於世，那就只有政治性的動機了。

總理先生靜候答案。我第一次感覺到他那種令人稱讚的，耐心聽取旁人說話的性格，也是使人易受吸引，樂於同他談話的要素。『我想試寫一位基督教政治家的生活，』我的答覆遲緩。『我們又玩起那一套了，文學的作品中，到處把軍人抬出來，作爲青年的典範……所以我覺得有創作比照對象的必要。』

總理先生微笑：『政治家的職業，並不適合於基督教徒的培養。比如說，拿一根手杖插到水裡，因水紋折光的作用，總覺得這根手杖歪曲變形……』他繼續往下說，若有深思：『根本本地說，我過了三段生活。第一段頂到一九一七年，第二段包括科隆市首席市長的任期，第三段，那就從戰敗崩潰開始了……』他似乎是要講下去了，接着一句話就打斷我的興頭：『可惜我沒有時間爲您敘述我的生活。然而您可以同我的親屬，朋友，同事們接洽。我當然要設法使您儘可能地看到各種文件，紀錄，仍有漏洞的地方，我個人就得幫您的忙，供給資料。』

本書原來如此寫成：由於形形色色的個體描寫湊成一塊整體的圖案。湊成這一塊整體的圖案，確非一件短暫而輕鬆的工作，工作過程中，總理先生永遠保持着恒毅的心情，親加校閱。許多地方，都是他自己的敘述，眞非始料所及，此外，還有許多地方，爲旁人所忽略遺漏的，也全靠他超人的記憶力加以補充。由於他本人對於本著作有許多含而不露的

成份，稱這本書爲另一種體裁的自傳也未嘗不可。

知道阿德諾童年的人已經很少了。他的父母和七妹都已死亡，童年的小朋友，只有一位叫狄賽爾拜克的老太太還健在，這位老太太的上一代和阿德諾的上一代，曾作過近鄰而且很熟。狄老太太至今還高興提起她當年和小康若德一群，星期日在公園裡玩捉迷藏。

我只得請求總理接見，經約定在呂恩道夫，他的住宅裡見面。除掉門前設有警察崗位外，其它的一切，與普通住宅房屋比較，並無特殊之點。然而，地點是特別清幽：由七峯山西面山脚下一溜邊上坡，一層一層的石圃花開，爛漫錦簇。站在坡上，俯瞰萊茵蜿蜒，遠望羅蘭谷後，艾法斯山岡巒起伏，恍如碧浪掀天，了無邊際。

『我喜歡遠景，』總理先生迎面一句話。『我有時候會覺得，眺望遠處使人神思清醒，胸襟開擴。』

然後，我們倆到書房裡坐下。書房的面積，大小適中，書架也大小適中。一張書桌，幾把軟靠椅，一張綠色裝璜的臥榻，架上圖書裝裱的顏色也是一式一樣，令人注目。除哲學名著外，大部份是美術史。書桌上放一本艾興道夫的詩集，久經翻閱，已顯陳舊，表皮上一行字：『獻給親愛的父親：包爾』（註一）

壁上的畫也很別緻：都是一些早期意大利，荷蘭，德國無名氏的作品。宗教性的圖像，富於虔誠的色彩。中間掛兩幅近代作品的人物寫生。一位鬚尖垂直，威儀儼然的老翁，一位慈祥靄然，鬢髮豐盛的婦人。總理先生說：『那是我的父親。』

於是他開始敘述，頭一句開場白頗含哲言至理的意味：『父親在堂時的印象，對於一個人的一生，是有決定性的。』我的父母信仰虔誠，以基督徒的生活習慣管教孩子們。一早一晚共同作祈禱，星期天上午闔家去望彌撒，下午到教堂裡去作默念。我們孩子們都曉得，除此以外，父親差不多每天公事完畢，下班以後，還順便到聖母堂作一回默禱。

我父親是科隆市高等法院的書記官。我們住的是兩層樓的房屋。我們一共兄妹四人都在那兒出世。房屋的前排一共只有三個窗子，屋子很小，每間三公尺見方。因爲把第二層和第一層的一半轉租出去，所以很擠。我們三個男孩子睡一間小屋，一直到十七歲，我還同一個哥哥睡一張床。

房屋的後面有一個園子，園子雖小，對我個人的意義甚大。一株樹，兩行果木架，當中一塊草皮，爲母親晾衣的用途。後來，父親還添種一棵李樹，他如何小心翼翼先把鬚根嫩芽調分停當，然後插入土中，我至今記憶猶新。

父親也分給我兩小行苗圃，一行我種花，一行種紅蘿蔔。我天天觀察它們的成長，有一天，我忍耐不住了，把紅蘿蔔秧兒拔出土中，看看紅挖蒂長多麼大，結果第二天就乾癟了。父親說了一句話：『總得有耐心任它生長。』

這是我由大地自然界領受到第一個教訓。因為我對園藝工作一直保持著愛好的心情，以後還得到其它的教訓。一兩年後，我作了一個試驗，想把牽牛花接種，我的虛榮心夢想到籐蔓的牽牛花會放異彩，從此植物學界永留我的大名。試驗當然是失敗了，父親把我的枉費心機作了一句總結：『切記不要在造物主的手藝裡胡攪一陣。』這一句警告，使我在多少次政治局面中常聯想到



人一第起左爲諾德阿，影合妹兄與年童

根本上，有許多自然界的知慧和我父親的生活規律，都使我在日後克服政治及個人生活難關的時候，得到幫助。

他的基本原則實際上也很簡單：第一虔誠，其次就是責任感，平實通達，勤勉和勇於任事的自強心理。我還記得我哥哥的一段小故事：城裡有一場大火，他拋開功課，跑去看火。父親嚴加申斥：『儘管有大砲在你身旁放射，你還應該守住你的工作。』

此外還有「節儉」，也是我們老人家的家風，值得一提。俗語說得好，美德出自困苦。父親當年的薪俸，相當微薄，要供給四個孩子上高級學校，後來還讓三個兒子進大學，我們自然而然曉得刻苦。

最初，父親分配家用錢，母親時常受窘。有一天夜裡，趁他老人家熟睡，走起來，從他的腰袋裡拿一塊金幣。第二天清晨，父親震驚損失，兩位老人家大吵一頓，然而從此以後，錢就歸母親管了。父親每三個月領到的薪俸，一次交給母親，自己只留很小的數目作零用錢。後來我們男孩子們都進了中學，還替人補習功課，掙幾個錢，天經地義地都交給母親貼補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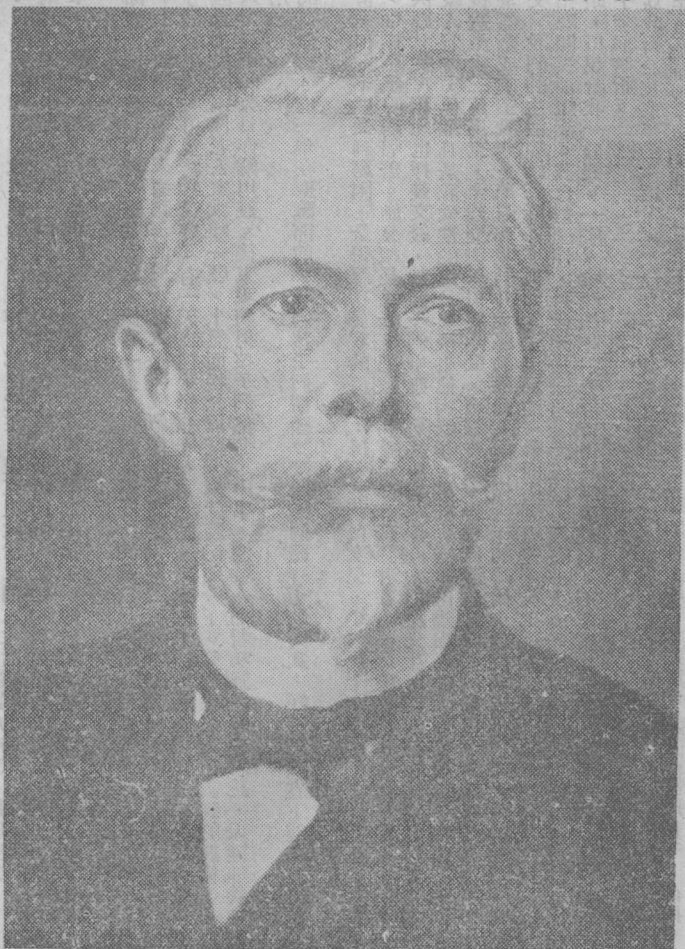
我們日子過的很儉省。有一年在聖誕節前，我們孩子們情願放棄好幾個禮拜天的肉食，好讓母親省下錢來買聖誕樹和小腊燭。

我們雖然刻苦，但並不感受到窮困，全得歸功於我的母親：母親是萊茵女兒，小父親十六歲，毅力堅強而心地歡暢。整天操勞動作，口裡不斷哼着唱着。她又擅長烹飪，把家務和孩子們管理得井井有條。家務已够她操勞的了，另外還忙著照顧房客，供應伙食，藉此也掙幾文錢，替孩子們爭強。房客中有一位商人柯格先生，與父親相處甚久，非常要好，一家人當他自家人看待，他並且是我受洗的代父。後來他病倒了，患肺炎症，母親盡心盡力看護他。他孤伶伶一個人，無親無眷，身後遺產約三萬馬克，全部交與父母親承受，金銀一隻，給我作遺念，一直到前幾年，我永遠帶在身邊。父親把這筆遺產全部變成工業股票，準備作我們升大學的學費。柯格先生死的時候，我們弟兄都很小，我纔三歲。父親不動用遺產的分文，我們的生活簡樸若素。不但如此，母親還在外面店舖裡找到些工作拿到家裡來作。她替工匠們縫油布圍裙，往往是在晚間煤油燈下。我也幫她作，只會抽抽線頭。就這樣，我在五歲的光景，也開始掙第一筆錢了：每抽一條裙子的線頭，母親給我一分錢。一家人雖然如此刻苦儉省仍然無濟於事。不幸柯格先生的遺產證券，又在那些不景氣的年頭，幾乎全部賠折。

也許有人以為我對於我童年的生活，過於渲染。因此我要強調一句：我們那時候的日常生活與一般家庭並無二致。我們兄妹四個孩子也能爭吵，也能相安。有時候也排擠，多半是排母親的擠，因為父親聲明過：『要挨孩子，你擠，我

晚間需要安靜。
：『

我的父親有
時候也鬧幾句嘴
。母親會連說帶
笑地告訴過我他
們倆新婚後鬧脾
氣的故事：父親
尋常在午飯後，
上班前，照例要
唱一杯咖啡。有
一次，母親把咖
啡遲端上來一步
，父親趕忙呷一
口，燙了嘴唇，
氣沖沖把一杯咖
啡摔在地上。母
親毫不遲疑，也
把咖啡壺摔下來
，對父親說：『
請吧，如果你情
願在平地上喝你
的咖啡。』然而
他睜着眼睛瞪她，



阿諾德的父親

猛然一下，兩人不約而同，縱聲大笑。

父母雙親有許多共同的優良性格，也有同樣易於激怒的直爽脾氣。但是，父親善於自行收束。爭端一起，他馬上走出大門。母親溫好了飯菜，等半小時以後，他回來了，怒氣也就一天雲散。

父親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從來不談論他自己的一切，我們孩子們從偶而的幾句話，和母親聊天，知道些他已往的經歷。他本是清寒人家的子弟，一祖父曾在波昂開了一所小小的麵包房——父親只上過國民學校。在鄉下作過僱工，隨後又在一個親戚的磚瓦廠作工，最後去當志願兵，目的是在役滿轉業，照例取得中等公職人員的資格。

他當然不是一位心甘情願的軍人，但是他忠於職守的熱忱，使得他對於任何任務，都不惜全力以赴，而表現了超乎尋常的成就。在一場普魯士戰役中，他受重傷。人們從死傷疊疊的人堆中發現他一息奄奄，手裡仍然牢握住一面被齒咬的奧國國旗不放。

關於這件英勇的故事，我們孩子們雖然樂於多聽到些故事的原委，但是他從來不願多說。倒是關於他住傷兵醫院的經過，他反而樂於喋喋不休，語氣中充滿了對戰爭的厭惡，使我們童年的心情感受恐懼：比如傷兵如何捱餓，多少天唯一的食糧，僅僅是風乾李子，醫藥設備根本不充份。外科手術往往不用任何麻醉劑。臨時把一座波希米亞的鄉間別墅騰出來作傷兵醫院，滿坑滿谷，充斥都是死傷呻吟，呼號痛楚的迴聲。

父親在那一次戰役所表現的氣概，倒不曾被埋沒：因英勇抗敵的功勳，被擢升為軍官，在當時普魯士的軍事傳統中，算是一件殊榮，與他同時在1888年得到這種殊榮的士兵，另外只有一個。

父親如果不遇見母親，亦許他會按部就班作下去，把握住軍人的大好機會。母親是一位在科隆市作銀行職員，夏芬貝先生的女兒，這個家庭子女非常多。夏芬貝先生以一個銀行職員的身家，絕不可能提出一筆贍養金來作女兒的陪嫁。因此上尉軍官阿諾德先生的結婚申請得不到批准（註二）。因此他請求退役，轉入法院作書記官，先在克萊菲城，後在科隆。這是他一種沉默的犧牲，而深深埋藏在我們家庭幸福的基礎裡。父親從來一字不提，我們還是從母親的閑談中得知真象。

人到成年以後，纔能了解如此作人的品格。還有他對我們子女的管教：我們從五歲到六歲，每天晚間，由他老人家在家裡教課，到後來我纔了解：『經過他老人家的預修工作，我們一進學校，就跳一班，升入第二班。』

總理先生沉默半響。我抬頭朝這位銳鬚先生的畫像望一望，他端正地在銀灰色的鏡框中，也以極寧靜的態度注視我這位來客。書記官老先生不會見到他兒子的政壇飛騰，他自己的生命已成逝水，無聲無臭，一如渺渺衆生。然而，由他的

生命中生發了力量，昭垂久遠。

晚飯後，我們還在房前階上寬坐一時。由谷口到山坡，燈火螢螢，如繁星萬點。深藏谷底的萊茵，看不到全貌，偶而從樹木叢中窺見夜色沉沉的一角。連帶隔岸的山色，漫天烏雲，結成一片黑壓壓驚心動魄的壁壘。

我發問：

總理先生，在您幼年時代，有無使您內心深受震動的事故發生。——他半響不語，然後繼續敘述故事代替答復：



阿諾德母親

我那時候纔六歲，我最小的小妹妹伊利莎白生病了。發高熱，熱度一天一天增加。我們的家庭醫生，老先生羅曼爾博士請來了。在我們的小天地裡，他的來，永遠是一件大事。我們一群孩子們早就情緒緊張預先等在門外幾個時辰。最後我們聽到馬車聲音由遠而來。到了我們門前，車夫勒住馬轡，跳下前座，攙扶羅曼爾博士下車。

羅曼爾博士身材高大，鬚鬚很長，穿一身深色衣服，一副金絲夾鼻子的眼鏡，繫在一根細長的黑絲帶上，掛在胸前。他一步一步跨向前來，左腕緊挽着手術包，金絲眼鏡隨着步伐，在半背上跳來跳去。我們這群孩子，前呼後擁，不離身旁。

他進門，很親切的問候母親，隨同母親走入病房。我們一群孩子留在外間小屋子裡，躲在門前偷聽，只聽見低聲說話，不知道說甚麼。

好久好久，他們走出來了。母親的眼睛已經哭紅了。老醫生臉色沉重。他拈起眼鏡，夾在鼻子上，開一張藥方，遞給母親：『需要安靜，需要看護，阿德諾太太，這是最好的醫療。』母親點頭不語，其實，醫生的囑咐，完全是多餘的；母親已經三晝夜衣不解帶。晝夜守在小床邊沿，白日雖得有一分鐘空閑不到病房裡去張望張望。

羅曼爾先生與母親匆匆握手作別，順手在我們的頭上一抹，上車走了。第二天，他來了。第三天也來了。來的時候，已近黃昏，父親也下班回來了。他同父母親走進病房，父親陪他走出來，他對父親說：『是大腦炎，書記官先生，很可怕的症候。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够捱過去。』遲疑了一會兒，連忙接下去說：『說實話，我真不知道應不應該存此希望。無論如何，神經不可能恢復健全的了。』

他們二人在昏暗而逼仄的甬道中談話。我當時蹲在廚房裡，廚房門敞開着，每一個字，我都聽得清楚。

父親送醫生一直送上車，轉身回來，面色慘白。晚餐時候，我們一家圍着大桌子坐下，一如平時。我們也照常作祈禱，只是心情沉重，大家沉默。

喫過晚飯，父親突然發言：『好，我們一同爲小伊利莎白作祈禱罷。』他就此在他的座位前跪下來，母親跪在他的身旁，我們一群孩子也都跪下。父親領頭朗聲禱告：『我的天主，求你收下這孩子罷！免除她無知無識生在世上的苦命。求主慈佑！』我們孩子群齊聲朗誦：『求主慈佑！』母親突然跳起來，雙手掩面，放聲大哭，跑出去。

兩天以後，小伊利莎白死了，生下來纔六個月。母親不去送葬，把自己關閉在房裡，日夜哭泣。多少時候以後，我纔明白她內心的情緒所必有衝突：我們大家祈禱這個孩子的死；天主於是乎實現我們的心願。由此我解悟到祈禱經有一句經文的深意：『汝志願實現！』因此我們得祈求天主……』

滿天掩蓋烏雲。開始落了雨點。氣候轉涼，我們走進屋裡。

註一：Eichendorf，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抒情詩人，詩章充滿自然的意境。包爾是阿德諾的三兒子，作神父，見下文各章。

註二：按照舊日普魯士的法令，軍官結婚，女家要提出一筆贍養金，作為生活保障。

第二章 中學時期的故事。1894年中學畢業。短期間的銀行學徒

「請坐！」老醫官羅曼爾先生伸出瘦弱的手，讓我坐在皮靠椅上。他自己拄着手杖，左腿行動不大方便，蹣跚地轉到對面的椅子坐下。他目光敏銳，帶幾分考察的神情，觀望着我，臉上的綹紋，微微疊起，皮如腊紙，手臂上青筋暴露。這位老先生如此脆弱，令人不可想像他同阿德諾是同年，同班，同學，由一年級到六年級，他們倆同上科隆的「聖徒中學。」

「我未見到康若德，阿德諾的面，就認識他了」，老先生開始說故事，「是的，在某種情況下，他簡直是我童年時代的煞星。我的老人家是他父親的家庭醫生。每次他老人家從老阿德諾先生家裡回來，我們總得聽他老人家讚嘆阿德諾家庭生活如何和諧，孩子們如何有良好教育的話頭：「尤其是那個老三，小康若德」，說到這裡，總帶一副滿不以為然的神氣，眼珠向上一翻，翻過來鼻子眼鏡，朝着我一瞟，「那樣一個孩子，纔是我所稀罕的。」你看他……如何幫他母親的忙，母親手裡一有東西，他馬上接過來，根本用不着請呀，叫呀，簡直是一個好榜樣。」

「連這個神童的無聊舉動，他也認為美得很：有一次晚飯時候，他對母親說：『像康若德那樣堅強的小傢伙，我真沒有看見過。今天那個小傢伙想買一本植物學教科書。因為那本書價值三個馬克以上，他母親當然不答應，阿德諾的家境本不太寬裕。你真得看看那小子的本領罷。我在那裡閑坐了半個鐘頭，那小子至少跑過來五次，每次對他母親提出一項新的論據：說他如何急需要那本書啦，那本書對於他如何有益，對於全家的園藝工作如何有用處啦。阿德諾太太雖然是一位個性堅強的婦女，還是禁不起他的圍攻。這楞小子真够受，連說帶笑把錢掏給他了。』父親的結論是：『這孩子將來沒有特殊的成就，那纔怪咧！』我當時覺得這種偏見，真令我委屈萬分：我如果也照康諾德那樣作，他老人家準會罵我倔強無賴。」

「直到我也進了聖徒中學一年級的時候，同這位神童會面，使我感覺到意外的高興：他同我一樣地頑皮搗蛋。他的成績，也不如我想像的那樣了不起。當然，他算是一個好學生，特別對於拉丁文和德文，他的名次總在前六名以內，據我記憶所及，他向未取過第一名。最特色的倒是他的個兒大。一直到六年級，他永遠是全班的大個子。每年度換課堂的時候，總是他先去試試座位，



諾德阿時學入年童